

报告文学

# 至暗坑道，闪耀红色曙光

□ 卢昱 王丽丽

1945年9月10日凌晨四点多，大众日报记者于冠西和同事被人叫醒，随后跑步进入临沂城外西北角的指挥阵地。那里早已聚集着指挥员和参谋们，他们有的在小声交谈，有的在电话里急匆匆地说着什么……

还未等于冠西弄清情况，他脚下的大地便猛烈摇晃起来，碎土块冰雹似的从顶篷柱缝里撒落，沉雷般的巨响滚滚而过，带着硝烟和尘土的气流，涌进了掩蔽部的入口。于冠西抬头看了一下时间——四点半，他刚想走出去查看情况，却被人一把拽了回来，几乎被震聋的耳朵里只听得一句话：“等石头落完了再出去！”

待于冠西等人出去时，临沂城西北角的那座大碉堡已消失，其附近的城墙，被炸成一个三十多米宽的土坡。

这时，解放临沂的终极战斗开始了！

## ☆ 饿虎才走，豺狼又来

此役敌人，可谓饿虎才走，豺狼又来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盘踞临沂城的日军于8月16日逃往枣庄。城内三股敌人混合，分别是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王洪九的国民党鲁鲁战区挺进第十纵队、伪临沂第八保安大队许兰笙部和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部，共计4000余人。

此时，临沂城两层城墙高15米，厚12米，上面能跑汽车，一般炸药根本不管用。城墙对里对外都有枪眼，并有3层火力网。护城河宽两丈，长年灌满壕水。敌人龟缩在古城里，企图凭借坚固的城壕工事，以及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、粮草，固守顽抗。守城的伪军很嚣张地认为，“鬼子来的时候，用飞机大炮打了48天，八路军没大炮没飞机，休想攻进临沂城。”

8月17日，山东军区组建临沂前线指挥部，决定派8000余人发起总攻，具体配置是：山东野战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城南和东南一线，山东军区特务团在城东和东北一线，鲁中十一团在城西和西北一线，临沂独立团在城西西南一线。

随后，指挥部进行作战动员，使各级指挥员了解作战意图，在进攻阵地上修筑工事，挖交通壕，创造出击条件。与此同时，还抽调出得力干部组成城市工作委员会，率2000余名民兵、民工担任繁重的前线勤务和后方运输，及时供应前线的弹药、物资、给养。

8月20日18时40分，我方从城南、城东向守敌发起攻击。当时武器装备有限，仅有四门迫击炮，两挺重机枪，九挺轻机枪。在炮火掩护下，一排排战士越过城墙，架梯爬城。城头伪军利用高墙深沟、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，拼死顽抗。

战斗不久即进入白热化，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特务团突击第四连，是朱德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时带过的老连队，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指导员杨光在率队冲锋前，从衣袋里掏出所有的东西交代好，并且指定了代理人。战士傅延祥，用肩膀将登城的梯子死死顶住。伪军不停向他射击，他毫不畏惧，像钢铁铸成的人，屹立在战斗的火光中。从火线下来之后，卫生员发现他身上负伤11处，全身衣服被鲜血浸透。

战场上，冷碧秋月高悬。敌人用棉花浸满油料燃起火把，碉堡上挂着耀眼的汽灯，城墙两侧被照得通红。

8月22日，指挥部召开会议，研究在城关试坑道大爆破的作战计划。滨海军区工兵营的工兵连连长徐国栋与指导员带领二排，进入城关护城河南岸居民区一间破烂老屋，挂起马灯，先开挖垂直坑道，然后水平掘进。下挖到两尺多深，护城河的水浸过来了，地下不断冒水，淹水半米深。挖掘的战士都泡在水里，他们使用洗脸盆、水桶排水，一边排水，一边下挖。就这样，三天挖了四个洞口，每次掘进不到十米，就出水，把水抽了又出稀泥，我方被迫停工。

## ☆ 坑道里大闹天宫

战事一直胶着。敌人熟知我们的战术和装备。

此时，城郊新解放村庄的乡亲们，也自发组织来劳军。他们用小木车推着猪肥，用筐子挑着水果和鸡蛋，在不断有流弹呼啸的大路上走着。他们家里没有足够的口粮，慰劳人民子弟兵时，却不惜拿出一切可以拿出的东西，并且不能被拒绝。



●八路军开进临沂城

●解放临沂战斗中的前方指挥所

的东西，并且不能被拒绝。

当战士们劝说乡亲们：“不要这样。部队的供给还不困难，你们的日子这些年实在太苦了……”有位年纪较大的农民，立刻从怀里掏出一把伪军派给养的条子，激动地说：“这不是？！这不是？！这是咱八路军围城的前一天，王洪九这个贼羔子送来的催命账。不用提以前那些苦日子啦！他们要一天的，就够俺们慰劳咱们自己军队十回的。这日子东西算不了什么。不收下俺们心里不好受呀！”

8月26日，指挥部决定将主攻方向放在东城。次日凌晨，战斗正式打响，待天亮时，三次冲锋均未奏效。

下弦月渐渐隐没在晨空中，战场的景象清晰呈现在战士们眼前：残缺的城墙，一架架折断的云梯，冒着烟的敌人的尸体，遗弃的枪支。此时，王洪九狂妄地扬言：“即使有十万八路军来攻城，我们也不怕。”

“客观上说，抗战这些年，直到今天，山东军民强攻这样一座设防严密、顽敌据守的重要城市还是第一次。这也为今后的大规模攻防战役，练了兵，积累了经验。”8月28日，指挥部举行作战会议，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在检讨战术时说。

随后，指挥部决定一面加强对敌政治攻势，一面将主攻方向从东南改为西北，采用挖坑道爆破的方法，在城墙上炸开突破口。

8月29日清晨，滨海军区工兵营的工兵连转移到临沂城西北角附近，与十一团临时抽调的一个作业连负责开挖坑道。

当时没有经纬仪与水平仪，工兵们便用三角测量法目测，借助指南针确定从坑道开口到城墙的距离，方向与坑道的中心线。

他们的目标是挖掘一条长120多米、高1.4米左右、宽1米的坑道。坑道顶部离地面60多厘米，用工人的水平尺掌握坑道掘进的高低水平面。

紧接着，工兵二排负责开挖坑道口并向前掘进。工具有工尺、大圆锹、大十字镐。接下来，三个排各编组三个掘进班，每班12人，8小时昼夜作业，轮流掘进。

当坑道掘进到十多米时，于冠西前去采访。当时，他在坑道内蹲着，一步一步地朝前挪。洞壁都是赤色的黏土。在掘进最前方，几盏油灯的火焰在洞壁的小土台上摇曳着，散发着浓重的烟味。空气又闷又热又潮湿。几个正在前面劳碌着的战士，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，赤裸的脊背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。

战士们说，平均每个作业班每小时可以掘进一米。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下过十几年煤矿的老矿工。他们说，这比前几天在城南挖容易多了，这里地势比较高，又是黏土层。问题就是缺好的工具，再高的技术也施展不开。

坑道里的通风问题怎么解决？搞不到通风设备，战士们就自己设计，每隔3米，人工开挖一个通风洞。从坑道的左壁上方，向地面上斜挖约3米长，“下大上小”的喇叭形通风洞”。这个洞可容一个人爬出去到地面上。天亮前他们用草坯掩盖，伪装通风洞孔，预防白天阳光照射，空气蒸发，也防止暴露目标，致使坑道遭到敌人破坏。

挖通风洞的方法在“坑道教范”上也没有记载，同样是战士们智慧的创造。当时，他们请不到专家指导，唯有深信在实战中摸爬滚打才是一切智慧力量的源泉。没日没夜，三个掘进班昼夜交替掘进，

坑道从浅到深。临沂县洪瑞区民兵在队长何友申的带领下，从几十个人逐渐增加到130多人，也投身坑道开掘中。

油灯从几盏逐渐增加到120多盏，熊熊燃烧，灯火通明。民工一个接一个，人潮汹涌，摩肩接踵，恰似一条飞腾的火龙向前滚动、挺进。这火龙越滚越长，工兵战士与支前民工的赤子之心彼此连接。在这狭长的坑道里，火光熠熠，闪烁着一道壮丽的红色光芒。若是当时把这些挖出来的土堆集到一起，可堆成一座小山！

多年以后，徐国栋在回忆时感叹，战士与民工，恰似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，在坑道里大闹天宫。八路军虽是小米加步枪，没有大炮轰开城楼，却有战胜九九八十一难的机智与本领。

## ☆ 精神抖擞演习巷战

在战斗空隙，前沿各连队非常活跃。除了完成警戒任务，防止敌人“出水”以外，还按时进行着操课。

每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远近各处就几乎同时吹起起床号。那激越优美的小号号声，如沂蒙山的山溪一样清澈、流畅。它那十分抒情的拖音，久久地在晨空中回荡，一直到渐渐融合于清新的空气中，人们的肺腑里。

起床号吹过不久，远处的树林里，就传来了带着露气的雄健有力的出操呼号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！”

一天的战斗生活从这时开始。各连分别举行战斗演习。新补充起来的钢八连，精神抖擞地在城关街区演习着巷战。

有的连，在反复进行着云梯攀登，以及当云梯倾倒折断时如何迅速扎好竖起的严格训练。

大街上出现了许多新刷的标语和前线政治部出的墙报。战士们和城关居民群众，挨着肩膀读着当天最新的国际国内新闻。

9月4日，据工兵教员计算，坑道还有五天才能完成。但勇敢的工兵们在两天内掘进了二十五米以上，现已完成五十多米。他们保证明天夜里至迟在后天拂晓完成任务。

中午，从城上爬下来一个伪军士兵向我军投诚，还带来一支三八式步枪。他透露了许多城里设防的情况。这个三十来岁的黑瘦子，张着一双失神的眼睛，不断拍着胸膛，要求得到我们的信任。

他说，曾被八路军俘虏三次，然后提高了嗓门说：“这一回是我自己过来的！”他瘦得皮包骨头，看起来极度缺乏营养。他穿着一件伪皇协军的黄裤子，上衣是日本人穿的绿军装，帽子是新近才换的国民党军队的。

此人还说，城里的一切生意早就停了。只有裁缝铺最忙，正在日夜赶制“老中央”的军服。当官的说，不论是哪家子的队伍，统统要改编成“中央军”。为防我军攻城，周遭城墙上，光是火把，每天晚上要烧去一千多斤棉花，两千五百多斤油料，几万斤木头。

城内家家户户的门板、木棒、棉被、豆油、花生油，都得捐出来。不捐就上门搜查、挨揍。靠城墙根的许多民房，被成片地掘了屋顶，拆去木料修工事。为了修工事，城里的人从十三四岁的开始，每天要有六七百人被赶到城上去。

该战俘说，戴着袖章的“督战队”和不戴袖章的便衣队，整天整夜在城内转，看到不顺眼的人，想抓就抓，想打就打……

管中窥豹，伪军普通士兵的士气可想而知。

## ☆ 炸开城楼就是胜利

在山东地区，这是破天荒开挖这么长的攻城坑道，其间也是险象环生。

当坑道挖到90多米时，正值夜黑深沉，秋雨淅淅沥沥，二排排长王永昇在坑道里值班。他从坑道出来在堑壕里观察时，抬眼一望，看到一群黑影子在暮色与细雨中蠕动，从阵地左侧迂回到坑道堑壕后沿，抡着刺刀，悄悄地簇拥上来，妄图冲击坑道口。王永昇察觉情况紧急，待看清敌人头上闪亮着的帽子时，他瞬间把最前面的敌人按倒在地，夺过枪来，一刺刀结束了对方。

随即，他连续投掷手榴弹袭击敌人。猛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，硝烟弥漫。掩护工兵连作业的十一团步兵班，听到手榴弹响，立即开火，敌兵被打死一个，生俘一个。敌人弄不清我方有多少兵力，没有打一枪，就仓皇逃窜。

当时，我方从俘虏口中获悉，他们是许兰笙指挥的一支30多人的敢死队。每人奖励5块大洋。黄昏时分，在暮色掩护下，分批坐着大吊篮，从城垣上用绳索放到城墙下埋伏。夜深人静时，从我警戒线与左翼炮兵阵地的接合部，插入迂回到我坑道口的堑壕边沿，妄图侦察与冲击坑道。

据何友申的回忆，洪瑞区民兵中队差点全部牺牲在坑道里。民兵们在快打通坑道时，被敌人的哨兵发现。敌人惊疑地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幸而我方哨兵反应极快，答了一声：“自己人！”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就“砰”一枪将对方送上西天。

9月8日，经过检查、测定，坑道末端的方位错了。作业虽已挖好装药室，却偏向了北。当晚，坑道再次挖装。

9月9日深夜，直到挖到约120米长时，坑道内出现了城墙前的大树根与城墙下古老的大青砖，这里的土质干燥坚硬，用大镐使劲挖出的土都呈块状，刨青砖时会迸发出火星。徐国栋与战士携带绳索，匍匐到城墙根下观察、测量。通过勘察坑道的明确位置，他们确定坑道已挖到西北角城楼的城墙上。

此时，在坑道里的战士能隐约地听到城楼上的守敌，正拉着二胡，唱着京戏《四郎探母》，“我好比笼中鸟，有翅难展”的唱词难掩其内心之惶惶不安。

徐国栋觉得若再往前挖，很有可能会被敌人发觉，导致前功尽弃。于是，他在坑道里召集连、排干部商量，当机立断，决定由三排立即挖装药室。

一箱箱“TNT”炸药沿着交通壕运向坑道。一块块用油纸包着的烈性炸药，像洗衣服用的肥皂。民工用白布袋分装这些炸药，连、排干部开始装配炸药。在装药室的四周，堆放着盛满2000斤黑色炸药的布袋，中间装配了200斤胶质炸药，中心安置了100个雷管。

随后，战士将6根雷管分别接上长120多米的速燃导火索，把导火索沿坑道的右壁固定延伸到坑道口，再接上电气点火机。

此时，坑道中已不允许有任何明火，只能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作业。坑道很深，人群拥挤，极端缺氧，灯火幽暗，视力艰难，环境闷热，这何尝不是一次奋勇的冲锋陷阵？坑道爆破刻不容缓，要速战速决，以防敌人破坏。战士和民兵们分秒必争，抢时间装炸药、搞填塞。

大家都累得喘不过气来，有些战士昏倒了，清醒过来后爬起来接着干。连队指导员说：“足足有两千斤呢！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”

在极度缺氧、疲惫不堪的窘迫处境下，战士和民兵们只有一个心愿：抓紧时间，炸开城楼就是胜利！

至暗坑道中，闪耀着红色曙光。终于，9月10日凌晨4点钟，他们完成了装药、填塞作业。掘进班、民工分队全部撤离坑道。时针指向凌晨四点半，徐国栋命令点火组点火，随即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

这条我军自建军以来最长、工程量最大的地道，同样是工兵战士上罕见的成功战例！据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伍修权将军回忆：在长征途中，彭德怀率军进攻会理城，工兵曾挖坑道炸城，因炸药不足，城墙没有被掀开，部队只得撤下来；到达陕北，围攻甘泉时，也曾挖地道、搞爆破，由于技术不过关，位置不确切，方向与高低水平都不准确，加之物资基础差，炸药不够，又没有成功，只好放弃攻城。

从上述史料来看，自红军到抗战时期，我军受物资基础与技术条件的局限，地道爆破从未成功。而在解放战争前夜的转折时期，我军缴获大量炸药与爆破器材，工兵的爆破训练水平有很大提高，坑道爆破也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。这才取得这次地道爆破的成功。

## ☆ 每进一步，粉碎顽抗

在开掘西北角坑道的同时，我军在城南也有开掘坑道的伴攻动作。可敌人早就看出西北角是我军真正的爆破突击点，所以早就集结了配有强大纵深的防御力量。

城西北角的大碉堡已无影无踪，但城墙过高过厚，墙内侧仍然屹立未倒，只形成了50度的斜坡，未被完全炸成突破口。

几乎是在沉雷般爆炸声呼啸的同时，城四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八路军战士的奋勇冲杀声，总攻开始了。

担任主攻的第四团战士奋勇冲击突破口，敌人聚集重兵死守突破口，进攻受挫。9月10日12时，第四团发起第二次冲锋，仍未奏效。白天两次攻击失利后，指挥部调整部署，决定实施夜间攻城，主攻任务改由富有攻坚经验的军分区部队十一团担任。

主攻部队分成了4个进攻梯队，为了对付伪军敢死队，准备用麻袋装好沙土，每前进几十米，便用沙袋垒成临时挡墙，敌人反击时，则用手雷和爆破筒拉线爆炸，并以机枪掩护向前推进，临时挡墙也跟着向前移动。

9月11日凌晨一点一刻。新一次的总攻从城的三面同时开始。在东北角，我军在炮火掩护下，把几十斤重的炸药包，一次次地送到突破口两边的城墙上实行连续爆破，把大部分的照明柴都炸灭了。突击部队随着最后一声爆炸的巨响，突然冲上了突破口的斜坡。在那里，敌人用沙包和铁丝网构筑成新的阵地。

我军冲上去的一个排，在克服敌人毒气攻击后，又遭受正面和左右两翼三面的火力攻击，手榴弹成堆地在突破口爆炸。我军战士在铁雨中也成堆的牺牲，手榴弹还击敌人。

在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中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正在疯狂扫射的敌人机枪阵地顿时沉寂了。原来，一个战士将一枚二十多斤重的炸弹，塞进了工事的墙缝里。战士们趁着敌人的混乱，破除铁丝网，占领了突破口的阵地。

这时，敌人的反冲锋部队在“督战队”狼嚎般凶残的叫声中，一次次地向突破口反扑过来。整连的战士巩固着突破口，他们把成筐的手榴弹放在面前。敌人一上来，就一串串地扔过去；敌人退下去，就提起重新装满手榴弹的筐子，冲上去占领新的阵地。

在打退敌人的八次反冲锋以后，战事向城墙的纵深发展。因敌人在城墙上密集的掩体和机枪火力巢的构筑，战士们每前进一步，都要粉碎敌人的顽抗。

在从突破口到西门城楼近250米的战斗中，我军战士一共扑灭了二十五个大掩体和几十个小掩体的火力。从突破口到北门城墙的战斗，一个个火力点也是这样夺取的。

西北角敌人的抵抗，到拂晓时分，终被粉碎。第二梯队也早已冲进城去占领主要的军事目标。全城各处展开了激烈巷战。敌人陷入一片混乱，终于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。

10时许，全城的枪炮声渐歇。这是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作战中打的时间最久、最残酷的一仗，共计歼敌3000余人。其中，俘虏伪临沂县知事韩文龙、伪临沂保安大队长许兰笙、伪费县保安大队长邵子厚、王洪九部参谋长陈维章等1000余人。我军利用坑道战换来来之不易的胜利，却付出3000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。

9月12日上午9时，光荣的入城式开始。南门的城楼上，高高地飘扬着红旗。大街已被居民们扫得干干净净，不少店铺门前也挂出了临时赶制的红旗。大街两旁，从南门外直到城中心，挤满了手拿“拥护共产党”“欢迎八路军”标语小旗的人们。他们之中，大部分是城市居民，有的则是从城外赶来的新解放区的群众。

大军在雄壮的军号声中，沿着南关大街威武地行进。

骑兵，炮队，重机枪队，步兵和英武的两千民兵……他们之中有参加过长征和平型关战役的老四连，有威震滨海的钢八连，有创造守备奇迹的岱崮连，还有其他一些有名的连队。他们和兄弟部队、广大民兵一起，在这次解放山东解放区第一大城市临沂城的26天血战中，又一齐立下赫赫战功。

光明前进一分，黑暗便后退一分。临沂城的解放，让被伪军苦害良久的临沂人民扬眉吐气，使鲁南、鲁中和滨海三个战略区连成一片，为我军汇聚起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力量。

不久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、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移驻临沂城，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山东乃至华东的军事、政治和文化中心。人民军队与人民在此续写民族的心灵史、精神史，无畏、无私、无悔，大仁、大勇、大智，横贯于九天河汉，彪炳于热土沂蒙。